

□ 钟慧梅

人至中年，愈发怀旧，时常熏一炉香，品一茶杯，静坐阳台一隅，怀念起儿时某种热闹时光，特别是故乡的乡戏。

在我的故乡 革命老区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乡戏大多是由一帮好事的民间艺人自发组织而成的。年一过，他们就背着行头，挑起锣鼓，热热闹闹地沿着村子，入户开演了。所得报酬并不多，几十个打糍粑或几升糯米包谷，仅此而已。遇上家底殷实的人家，放几挂迎来送往的鞭炮就是最好的待遇。不过，他们不在乎钱财，只是坚定梦想，用一腔热忱尽情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

乡戏种类繁多，花灯、三盆鼓、打渔鼓筒是较为常见的传统节目。

花灯一来，整个小山村就沸腾了。噉噉噉噉噉噉 锣鼓一响，打牌的、纳鞋底儿的、打毛衣的、炸粑粑的、做酸菜的 所有的人，纷纷放下手头的活儿，三三两两的汇聚过来，看戏听戏品戏论戏 无不欢喜。

花灯打到这家，所有的人围着看；花灯打到那家，所有的人，依然热热闹闹地围着看，似乎百看不厌。花灯随处游走，看花灯的人也

跟着一起随处游走，且队伍越来越大。这是故乡乡戏最热闹的流动景观。

小呀妹子开店坐在大路边，一卖烧酒二卖面，那一个来喝酒啊，那一个来吃面，小小的生意要现钱，小三妹呀，噉噉噉噉噉噉，呀呀呀噉喂呀，小小的生意要现钱，噉喂呀，噉喂呀，呀呀呀噉喂！《瓜子红》和《放风筝》是花灯的经典曲目，唱词和曲调优美婉转，清丽脱俗。明快喜庆的锣鼓和表演者们精湛的表演让人们流连忘返。

花灯表演，不受场地制约。随便找户人家的岩塔，在一阵锣鼓喧天之后就可粉墨登场。表演者也不多，两个年轻女孩儿，一人扮旦角儿，一人演小丑。旦角儿的装扮自然是极美的。高高挽起的发髻，插满了金花银簪，粉衫罗裙，清风拂柳，灼灼其华，别有一番风韵。小丑则以丑为奇，但演技功力却十足。一美一丑，一颦一笑，一高一低，一调一戏，对手连诀，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刀光剑影，动感十足，热闹非凡。故，花灯又称：打花灯。

蚌壳戏是花灯的一种，只不过，它没有唱词和曲调，只有锣鼓和动作。小丑在外形装扮上没多大出入，旦角儿手里的道具由扇子换成的巨大蚌壳，背在背上，和小丑对手，一个关闭蚌壳，躲躲藏藏；一个神情俏皮，放肆挑逗。

夸张的表情有趣至极，惹得观众欢笑连连。我最喜欢看花灯是因为旦角儿，她的装扮开启了我对美与着装的认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奢望能拥有这样一套仙气十足、美仑美奂的裙装，点缀我灿烂如花的童年。

和花灯旦角儿一样让我迷恋的还有踩龙船的船家姑娘。长须飘飘的渔夫扭着头，皱着眉，裂开嘴，晃动臂膀摇着桨，俏皮滑稽；盛装的船家姑娘低眉含笑，温润如玉，摇摇摆摆着彩船，在莺歌燕舞间把一段流传千古的打渔故事演绎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三盘鼓则是男人们的天下。堂屋前，一挂鞭炮之后，表演就正式开场了。男人不慌不忙地支起鼓架子，搁置好鼓身，然后，抬头，举手，苍劲有力地敲出 咚咚锵咚咚锵 的调子，手收，唇起，一段《薛刚反唐》或《穆桂英挂帅》的故事就脱口而出了，抑扬顿挫的声音在鼓声里将正月慵懒的人们瞬间带入同室操戈、群英荟萃的历史现场。掌声自然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不过，最精彩的莫过于节目结束时的唱词，表演者临场发挥，用精湛的口才和文采对堂屋主人家进行赞颂和祝福。有艺高胆大者，还会配合唱词和鼓声加入 飞三皮 表演。三把尾部飘着红绸的飞刀在表演者手里进进出出，上飞下蹿，左右翻滚。观众们

鼓着眼睛，屏住呼吸，生怕一喘气，飞刀就掉下来，扎到自己身上似得，直到最后一枚飞刀稳稳落入表演者手中，人们才回过神儿来，大声叫好，鼓掌欢呼。

打渔鼓筒最简单。一人，一渔鼓，随地一站，开唱即可。《霸王别姬》《杨家将》《精忠报国》时常都是打渔鼓筒的必唱选段。

在我的记忆里，打渔鼓筒的是个中年男人。身穿一套得体对襟衫儿，脚蹬黑布鞋，头发梳成中分，打理得干净利索。三大五粗的土家汉子摆个兰花指，用清丽婉转的女声莺莺燕燕唱着平常百姓家的故事，时常受到年轻男人们的嘲弄但却备受太爷爷太奶奶辈的人们以及跟风凑热闹的儿童们的喜欢。

如今，故乡的乡戏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和传承，很多曲目也搬上了大舞台、大银幕，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小山村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原汁原味的路演。在我的心里，故乡的乡戏是一缕淡淡的乡愁，它用一抹诱人的色彩，装扮枯燥乏味的童年，成为儿时最丰厚的难忘记忆，热热闹闹地充盈我平淡无奇却又桀骜不驯的人生。

走读天下

## 父母给孩子留什么

□ 梅安芳 柯云

给后人到底留什么？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财产全部交给了慈善事业，而给后人没留分文。有人说他聪明，有人说他太傻。

给孩子留什么，是关系到修身养家的大事。我国古代父母对子女就有不少遗以 清白 的故事。

古代有头脑的父母为什么不肯为子孙留钱财置产业呢？明人吕坤在《小儿语》中说得好：儿何须父业，儿若不肖空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说：财也大，产也大，后世子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自家不肯罢。 林则徐为子孙写过一副名联：子孙若如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清末的湘军首领曾国藩教育后代的家风如 给孩子留财富，毒害孩子 要幸福靠双手 等至今仍传为佳话。正因为治家有方，所以曾家五代不衰。

今人典范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李先念等教育子女极严。毛泽东不准孩子和他共餐、乘坐机关公车特殊享受。李先念规定不准孩子经商。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借用郑板桥的家训，对孩子们说：人谁不爱其子？惟必以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必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因此，那些至今仍千方百计为儿孙稻粱谋的父母者，与其费尽心机给孩子积攒下大笔财产，倒不如在提高子女思想、文化知识、道德修养上下功夫，多关心一下子女的学业，教育孩子读书识礼，养善积德，清白为人，遵纪守法，拼搏进取。对子孙而言，这样的精神财富一定比大笔物质财富更受益无穷。

不给子女留财产，早在明代以前就有很多典范，如南朝梁贤相徐勉 遗子孙以清白 的做法。徐勉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史书上说他 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贍亲族之穷乏者。看到他家如此清贫，一些好心人便劝他经营产业，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的 遗子孙以清白 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隋末的房彦谦是房玄龄的父亲，当过县令一类小官，但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极为推崇徐勉的 遗子孙以清白 的做法，因家有旧业，故所得俸禄，都拿去救济贫困乡亲，致使家中无多余的财产。

有一次房彦谦笑对儿子房玄龄说：人皆因禄福，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 清白 耳。他没有给儿子留下遗产，只留给他们 清白 二字，却胜过万贯家财。其子房玄龄继承了 清白 二字，把它奉为座右铭，以廉洁著称，官至宰相，是唐朝 贞观之治 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宋代的包拯（包文正）为了让后世子孙保持清白家风，在《家训》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家庭的在员生时有家不能归，死后不得与祖宗葬在一起，说明是不肖子孙，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为了使他的训诫代代相传，他还叫工匠把它刻在石上，竖于堂屋东壁上，他对子孙是何等的严厉！因此《三字经》中曰：人遗子，金满贯，我遗子，唯一经。 主张后人多读书以增智慧，添壮志，自我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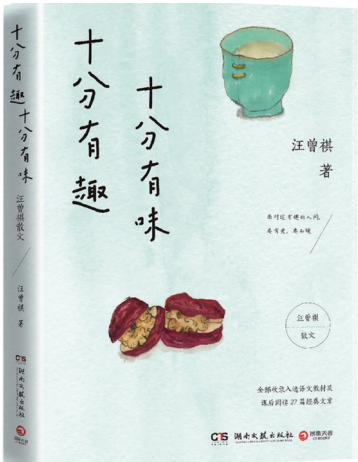
书屋杂谈

好书推荐



《陆游的乡村世界》  
包伟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诗作，包含居处、生计、市场、角色等内容，展现了陆游心目中的 乡村世界 。它所提供的信息相对集中表现浙东乡村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关于士人在乡村的社会角色的某些侧面以及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些其他生活场景。在聚落、麦作、乡市、饮食等方面，陆游的诗作提供了前人未曾注意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乡村生活细节。



《十分有趣十分有味》  
汪曾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汪曾祺诞辰百年后的最新散文精选集，分为人间草木、人间有味和人间有趣三部分，从植物、美食、故人旧事三部分来呈现世间的妙趣与美好，展现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汪曾祺赋予花草以灵性，美食以活力，人性以温情。他的散文，闲适中蕴藏着文化，清甜中自有厚重。草木人心，自然天成；至情，至真，至性，至诚。



《岁时书》  
王臣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主题明确，风格明媚的古典诗词赏析书。以中国传统节日为经，历代经典诗词为纬，漫谈古今人事沧桑。作品继承了作者以往清丽雅静的风格，将带领读者沿着古典诗词温柔曼妙的轨迹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锦苑之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里的烟火之味与繁盛之美。



人间笔记

胡家陵

谜语里的童年

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给我们出谜语。我跟奶奶睡，除了缠着奶奶讲故事，再就是猜奶奶给我出的谜语。奶奶说，猜不着谜语，就不讲故事了。自然，我的小脑袋瓜努力思考着。思考着，思考着，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奶奶出的谜语很简单，大多都与日常生活有关，谜底是我熟悉和认识的东西。比如，一个葫芦七个眼，吸的吸（相当于哭），喊的喊。谜底就是脑袋瓜。奶奶说，脑袋瓜有七个眼，不信你数一数。我数了，果真是七个眼。奶奶又说，青刺笼，白刺笼，这边扯，那边动。我绞尽脑汁的想着，终于猜到了眼睛。奶奶笑了，笑后又说，一对罐罐倒扑，里面装着面糊。这回，我缩了缩鼻子又猜到了。猜到了，我就笑，这谜语果真有味。

自然，听奶奶讲故事最有味。奶奶讲故事的条件就是猜谜语。很多次，我猜不出谜语，只能遗憾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把昨晚的谜语给母亲一出，母亲就笑了，说道：你看哈，一棵树高又高，四面吊着杀猪刀，这不是扁豆嘛。一棵树矮又矮，四面吊着红摆摆，这不是辣椒么？我把得到的谜底给奶奶一讲，奶奶只好接着给我讲故事。

奶奶给我讲的故事有《田螺姑娘》《金山银山》《三个老庚》《熊娘嘎婆》《古怪老》《南山圣母》《女婿补天》《张果老砍树》 张果老砍树，砍啊砍啊，砍累了，打个哈欠，逮口酒睡着了，醒来一看，树又长好了，结果张果老又开始砍树，砍啊砍啊 奶奶，张果老砍的什么树啊？我问。奶奶说，梭罗树。奶奶给我讲过多少故事，我大都记不得了，可奶奶给我出的那些谜语，我至今记得。

红坛坛，绿盖盖，里面装的好菜菜。这是浆瓜（西红柿）。

老鼠子爬枋枋，跟屁股一枪枪。这是锁。

打你门前过，捡只烂牛角，吹又吹不响，打又打不破。这是袜子。

枫香树，枫香叶，枫香树上落大雪。这是棉花。

一把刀，顺水飘，有眼睛，无眉毛。这是鱼儿。

夏伏天里，奶奶坐在院子里，熏着艾蒿，摇着蒲扇，她有好多故事，也有好多好多谜语。

天上住着人呢，奶奶说。  
人在哪里？我问。  
人在月亮里，奶奶说。  
哪人呢？  
人是天上的星星。一颗星星，就是一个人。

哧 这时，一颗流星划破天穹，落到山那边去了。奶奶说，地上少了一个人哩。奶奶的话让我似懂非懂。我从懵懂的童年慢慢长大，长大后开始明白奶奶的那些话。

上学那天，奶奶给我出了一个谜语：天晴又天阴，落雨满天星，水冷锅盖热，饭熟米汤生。当时，我没有猜出谜底，可我一直喜欢这充满诗意的谜面。

奶奶出的最后一个谜语是我读初中的那年，奶奶说，高山顶上有家人，一年四季关着门，门上写着姓和名，世间无人能叫开。关于这个谜底，我一直没有揭开。我问奶奶，奶奶神秘地笑笑，说有那一天你自然就会明白。